

科幻小說／倪匡著

後 備



後
備

前言

這篇小說的題目是「後備」。

「後備」不算是一個好的小說題目，比較起「××驚魂」、「血濺××」等題目，沒有什麼刺激性，吸引力好像也比較差。所以，在寫這篇小說之前，曾費了相當長的時間，考慮用另外一個題目，但是想來想去，整篇小說寫的既然是後備的故事，那麼，叫「後備」，雖然沒有什麼石破天驚，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效果，至少是貼切的，所以，仍然以「後備」為題。

後備是一個專門名詞，大多數的情形之下，用在體育運動上。例如一隊球隊，必有後備球員。以一隊球隊為例，在正常的情形下，後備可能一點也起不了作用，正選球員比賽，後備只是在場外等着。一旦，正選球員有比賽不理想的情形出現，有受傷的情形出現，那時候，後備才發生作用，頂替正選，使整個球隊，仍然在正常的情形下進行賽事。

在機械上，也常用到後備這個名詞。任何機械，都由許多零件組成。一組機械，其中特別容易損壞的部份，一定要有後備的配件，以便在出現損壞的情形時，隨時替換。後備配件的作用極大，因為整組機械，可能由於一個極小配件的損壞，而致整個癱瘓，使整個機器，無法進行任何操作。

簡略地介紹了一下後備這個詞的意義，看來好像很乏味，然而整個「後備」的故事，倒是很曲折詭異的。

「後備」，所講的就是後備的故事。

丘倫實在沒有法子相信自己的眼睛！

他訂着前面，心怦怦地跳着，一時之間，竟忘記了舉起他的攝影機。本來一看到了新奇、異特的事物，就立刻舉起攝影機來，那已是他多少年來培養出來的職業本能了，他從來也不會錯過珍貴的鏡頭，那種職業本能，曾使他多次獲得國際性的獎狀。

可是，如今看到的實在太令他驚愕，他只是呆呆地瞪着他所看到的，無法再有其他別的動作。

丘倫是一個攝影家，或者說，是一個攝影記者。再具體一些說，他是一個自由攝影記者。他的職業是攝影，他在世界各地旅行，拍攝各種照片，然後將照片出售給通訊社、雜誌、報紙。

這是一項相當不錯的職業，尤其對一個本來就喜歡冒險、刺激、旅行和攝影的人來說，那簡直是一門上佳的職業。

丘倫曾在中美洲的原始叢林之中，拍攝過左翼游擊隊活動的照片；曾在亞洲的金三角地區，拍攝過秘密社會會議的情形；曾在海拔七千公尺的山嶺，拍攝過雪人的足跡；曾在深海一千公尺，拍攝過鯨魚產卵的刹那……

丘倫曾經用他的攝影機，記錄下時速六百公里的火箭車失事情形；也曾經利用特殊的儀器，

攝下了紫羅蘭花的花粉美麗無比的結構。

在他從事職業攝影的過程中，不知道遇到過多少驚險，非洲一個國家的獨裁統治者，就因為他拍下了一個殘酷虐待鏡頭，而出動該國的全國軍警追捕他，據他自己說，他是在泥沼之中，抓住了一條大鱷魚的尾巴，逃出了該國國境的。

一個曾經有過這樣經歷的人，應該是沒有什麼事情再可以令得他驚呆的了，但這時丘倫却真的呆住了。丘倫這時，並不是在什麼有險可冒的地方。恰恰相反，他在的地方，平靜之極，那是在一個小湖邊的一片草地上，綠草如茵，野花雜生，湖邊有幾株老樹，樹根曲折盤虬，有一半浸在水中。就在湖邊的草地上，丘倫鋪了一張方格桌布，桌布上是一個竹籃，籃中有美酒和食物，還有一具收音機，正在播放著悠揚的音樂。

在小湖對岸，有幾艘小船，近湖岸停着，小船上有人在垂釣。偶然有幾隻水鳥，在水面上低掠而過，令平靜的湖水，盪起一圈圈的水花。

這是一個極理想的渡假地方，最適宜於和愛人靜靜地消磨時光。

而丘倫到這裏來的目的，正是如此。十天前，他在酒會裏認識了海文之後，這樣的約會，已經第三次了。

幾秒鐘之前，丘倫還怔怔地望着海文的背影，長髮隨着微風輕拂而飄動，海文坐在近湖邊的樹根上，正用一根樹枝，輕輕地在拍打着湖水，而丘倫也正想湊近去，對她講一句他在心中已經算了好幾天，而找不到適當時機講出來的話。

這樣的環境，這樣的情景，應該是最適宜於講這句話的時刻了。丘倫在他三十二年的生命之中，曾講過無數的話，可就是沒有對一個自己所愛的異性講過這句話，所以他明知這是最好的時刻，他還是有多少猶豫。

如果不是他猶豫了一下的話，他可能話一出口，就再也不會聽到身後那一下輕微的聲響，也就不會轉過頭去，看到那令人驚愕得不知所措的情形。

但是他却偏偏猶豫着，所以他聽到了那一下聲響，他轉過頭去，他看到了那個人。

千萬別以爲他看到了一個什麼八隻眼睛，六條腿，頭上長着觸鬚的怪人，絕不是，他看到的只是一個普通人，那個人，大概有一百七十公分高，膚色出奇地蒼白，雙眼失神，就在他身後，不到十公尺處，站着，失神的雙眼甚至不是望着丘倫，而只是盯着草地上的那具正在播出音樂的收音機。

那個人的身上，穿着一件極其奇特的衣服，丘倫從來也沒有看到過這樣的衣服，那簡直只是一幅布，套在一個人的身上而已。

令得丘倫在剎那之間感到如此程度吃驚的，當然就是這個人，一時之間，他張大了口，即使和心儀的女性一起野餐時，丘倫的攝影機，也是隨身攜帶着的，可是一時之間，他竟然忘了舉起它來。

這個人，丘倫是認識的，絕對認識。

就在半個月前，丘倫還曾替他拍過照，丘倫在離這個人的身側，大約十五公尺處，替他拍過

照，而這個人，正對着十萬以上的羣衆在演講。

這個人，是一個才通過極其縝密的陰謀而奪得了政權的一個亞洲國家的元首，齊洛將軍。

二

齊洛將軍在發表他就任國家元首後的第一次公開演說，幾乎每一句話，都引起上萬羣衆的喝采聲。丘倫全副攝影配備，在演講台的左側擠上去，向神采飛揚的齊洛將軍拍照。

他的記者證是特許的，事先經過極其嚴格的審查，但是由於他擠得太近了，當他舉起相機之際，兩個護衛安全人員已採取行動，一個用槍托在他的腹際，重重撞了一下，另一個立時搶下了他的相機。還有兩個便衣，在他的身後，將他的雙臂，反扭了過來。

這樣的情形，丘倫也不是第一次遇到了，他立時想張口叫嚷，可是在他身後的一個保安人員已經捂住了他的口，不讓他發出任何聲音來。訓練有素的保安人員，又有幾個衝了過來，排成一堵人牆，遮住其餘人的視線，於是，丘倫就被人推着、拉着，塞進了一輛小卡車之中，卡車疾駛而去。

一直到六小時之後，當天晚上，丘倫才從一間密室之中被叫出來，眼睛上蒙上黑布，再被推上車子，經過了大約半小時之後，他再被人推出來，步行了十分鐘，停下，解開了蒙眼的黑布。光線很明亮，刺眼，但是丘倫還是一眼就可以看出，那是一間布置得華麗無匹的房間，一張

巨大的寫字枱之後，坐着齊洛將軍

寫字枱上，放着幾張放大的照片，丘倫也一眼就可以看出，那幾張齊洛將軍在演說時神態的照片，正是他自己的作品，也就是他在被捕之前，拍下來的。齊洛將軍正在看着照片，神情像是很滿意。當保安人員向齊洛將軍低聲說了一句什麼之後，齊洛將軍抬起頭來，盯着丘倫，道：

「你替多少個國家元首拍過照片？」

丘倫吸了一口氣，道：「超過三十位。」

齊洛將軍點了點頭，道：「不錯，照片，你準備在哪裏發表？」

丘倫道：「當然是世界性的報章、雜誌。」

齊洛將軍指着照片，道：「我左邊臉頰上，有兩顆並列的痣，你爲什麼特別誇張這兩顆痣？」

丘倫道：「我認爲這樣，更可以表現出閣下堅強不屈的性格。」

齊洛看着照片，緩緩點着頭，道：「保安人員向我報告，說當時你的行動，太過份了，所以才將你扣留了起來，那只是一個誤會，希望你別見怪。」

丘倫有點受寵若驚，忙道：「當然不會。」

齊洛將軍站了起來，他個子不高，大約有一百七十公分，但是神態十分威武，他揮着手，道：「你可以得回你的一切東西。希望你別作不利於我們的報導。」

丘倫道：「我一向不作文章報導。只是攝影，而攝影機的報導，總是最忠實的。」

齊洛將軍笑了笑，又側頭看着照片，一面摸着左頰上那兩顆相當大的痣，樣子很滿意。這次會見齊洛將軍，給丘倫的印象，極其深刻，所以丘倫一下子，憑着他攝影的敏銳觀察力，他立即就可以認出，眼前那個人，就是齊洛將軍。

三

齊洛將軍左頰上的那兩顆痣，是他貌相上的特徵，丘倫毫無疑問可以一下就認出來。這個人，除了齊洛將軍之外，不可能是另一個人。

但是齊洛將軍怎麼會出現在這裏，歐洲的一個小湖旁？他來渡假？那是絕無可能的事，他才得到政權不久，正日以繼夜地在剷除反對勢力，鞏固他的政權，哪裏會有這樣的閒情逸趣。

何況，就算是他來渡假，那一定會是世界性的新聞，因為齊洛將軍正是今年世界風雲人物之一。

當丘倫望着眼前這個人，驚愕得發呆，忘了一切動作之際，那個人仍然只是怔怔地望着草地上的收音機，彷彿他一輩子也沒有見到過會發出聲音來的東西。

丘倫的驚愕，其實只維持了極短的時間，大約是半分鐘左右。

接着，他不由自主，發出了一下驚呼聲，指著他面前的那個人。那個人顯然被他的驚呼聲所動，陡地向他望來，現出極駭然的神色來。

丘倫迄未曾有什麼進一步的動作，就看到一輛車子，疾駛而至。那車子，是普通高爾夫球場中使用的那種，來勢極快，一下就衝到了近前，車上，除了駕車的一個之外，還有兩個壯漢。

那兩個壯漢，甚至在車子還未停下之際，就一躍而下，奔向那個駭然望着丘倫的人，動作快而純熟，一下子抓住了那個人，將他推上了車子，車子又立時疾駛而去。

丘倫那時，已從極度的驚愕之中，驚醒了過來，他又發出了一下大叫聲，道：「喂，你們幹什麼？」他一叫，一面一躍而起，向前追了上去。可是車子駛得十分快，丘倫立即發現，自己無法追上那輛車子，他仍然向前奔着，一面舉起了攝影機，不斷地按着快門，直到拍盡了相機中的軟片。

丘倫奔上了公路，看着那輛車子，在公路前面，轉進了一條小路，而在小路的盡頭處，是一幢看來相當古老的紅磚的建築物。車子正向着那幢建築物疾駛而去。

丘倫無法看清那輛車子是不是駛進了那幢紅磚建築物，因為在建築物前面，有一片林子，車子駛進了林子之後，丘倫就再也看不見了。

當丘倫喘着氣，再回到湖邊的時候，他不禁苦笑，他約來的女朋友海文，沉着臉，看樣子已準備離去了，桌布上的竹籃和收音機，都已不見，收音機在哪裏不得而知，竹籃則在湖面上飄浮，在竹籃附近浮着的，則是他精心選擇過的一瓶美酒。

丘倫攤着手，想解釋幾句，可是却實在不知道說什麼才好，支吾了好一會，他才道：「我……剛才……突然看到了一個人！」

海文連望也不望他，冷冷地道：「看到了一個人，就會發瘋，全世界有四十二億人。」

丘倫再想解釋說，他看到的人，是一個國家的元首齊洛將軍，可是丘倫卻沒有再說什麼，因為他突然發現，一個再美麗的女人，在不問情由就生氣的時候，都是不可愛的，他反倒有點欣幸自己剛才並沒有將那句盤算了幾天的話說出口來。

海文顯然還在等候丘倫的道歉，但是丘倫却道：「看來你想回去了？很對不起，我有一點事，請你自己找車子回去好不好？」

丘倫這句話才一出口，眼前一花，接着就是「拍」地一聲響，在他還未曾知道發生什麼事之際，又聽到了海文的一聲怒吼。直到臉上忽然火辣辣地痛了起來，他才知道挨了一個耳光。而當他定過神來，轉過頭去看時，海文已經走向公路，看起來，海文要在公路上截一輛路過的车子，是輕而易舉的事。

丘倫摸着發燙的臉頰，苦笑。

四

海文是一個聯合國機構的翻譯員，美麗動人，追求者甚多，本來，在認識了丘倫之後，對丘倫也有一定的好感。丘倫如果不是在想對海文說話之際，猶豫了一下的話，以後所有的發展，就可能大不相同。而今，當然丘倫不知要花多少心機，只怕也無補於事了。

事後，海文還是氣憤不已，對人說起丘倫的時候，咬牙切齒，有如下的評論：

「這個人是瘋子，莫名其妙，在應該說『我愛你』的時候，他會像發了羊癲症一樣，驚叫起來。會把女人拋在離城市五十多公里的郊外，要女朋友自己回去！天下沒有比他更混賬的男人了，哼，還好給我看到了他的真面目，沒有被他所騙。」

評論自然極壞。但是是好在壞，對丘倫來說，實在沒有什麼分別，因為丘倫已經沒有什麼機會聽到她的評論了。

在丘倫身上，又發生了一些事，或者說，發生了一些極度的意外。

五

丘倫眼看着海文截住了一輛車，駕車的人是一個金髮男子，丘倫揮着手，但海文連頭也不回。丘倫向他自己的車子走去。

當他來到車子旁邊的時候，一個看來像是流浪漢一樣的男人，帶着笑臉，來到了他的身邊，道：「先生，和女朋友吵架了？」

丘倫悶哼了一聲，沒有回答，那男子又道：「真可惜，我還看到了她將一瓶酒拋進了湖中，那一定是一瓶好酒，是不是？」

丘倫嘆了一聲，道：「是，一九四九年的。」

那男人發出了一下尖銳的口哨聲，道：「這樣糟蹋美酒的女人，罪不可恕。」

丘倫苦笑着，拉開了車門，他在那一剎那間，心中陡地一動，道：「在公路那頭，有一條小路，小路的盡頭，一片樹林後面，有一幢紅磚的建築物，那是——」

那流浪漢道：「那是一座私人療養院——」他隨即又作了一個鬼臉，道：「大多數是神經病人，在那裏接受治療的。」

丘倫「哦」地一聲，他想起來了，令他驚愕的那個男人，身上所穿的那件衣服，樣子十分怪，看來正是精神病院病人所穿的衣服。

如果那是一間精神病院，其中的一個病人逃了出來，被人捉回去，那也是極普通的一件事，奇怪是在何以這個人看起來會和齊洛將軍一模一樣？

丘倫發了片刻怔，那流浪漢又道：「先生，你對精神病院發生興趣？」

丘倫揮了揮手，道：「誰會對精神病院有興趣？不過，不過……」

丘倫實在不知道說什麼才好，他心中有疑團，想找一個人說一說，但也決計不會無聊得對一個不相識的流浪漢去說什麼的。所以，他沒有說下去，就上了車。却不料他一上車，那流浪漢竟老實不客氣地打開了另一邊的車門，就在他的身邊坐了下來。

丘倫瞪着那流浪漢，流浪漢向他陪着笑，道：「先生，載我一程好麼？」

丘倫有點生氣，道：「載你到哪裏去？」

流浪漢作了一個手勢，道：「隨便。」

丘倫嘆了一聲，取了一些鈔票，給那流浪漢，誰知道對方却現出十分委屈的神情來，道：「先生，我不是乞丐，不要人家的施捨，除非你要我做些什麼。」

丘倫啼笑皆非，道：「好，我要求你立刻下車。」

流浪漢的神情更委屈，叫了起來，道：「這算是什麼要求，你給我的，是一種極大的侮辱。」

丘倫無可奈何，道：「好了，你替我……替我……」

丘倫實在想不到有什麼事可以叫那個流浪漢做的，但是一轉念間，他想到了，道：「好，你替我去打一個電話，長途電話，打給我住在東方的一個朋友。」

流浪漢高興起來，道：「樂於效勞，我該講些什麼？」

丘倫道：「你告訴他，我在這裏，見到了齊洛將軍，這就行了。我的名字是丘倫，我的朋友，叫衛斯理。」

丘倫將鈔票遞向流浪漢，流浪漢接過了鈔票，歡然下車，丘倫駕著車子，直駛向公路，轉進了那條小路，駛向那片林子。

六

我放下電話，抬頭向坐在沙發上的白素望去，道：「神經病！」

白素連頭也不抬起來。

我又道：「丘倫，這傢伙，特地託人打了一個長途電話來，說他在歐洲的一個小湖邊，看到了軍事強人齊洛將軍。」

白素向几上的報紙望了一眼，報紙的第一版上，正有著齊洛將軍的照片，齊洛將軍在國內開始實行鐵腕統治，因為有一個他的反對者逃到了鄰國，他已下令向鄰國開火，這是震動全世界的新聞。

我又道：「這個人，老是瘋瘋顛顛的，想內幕新聞想得發了瘋。齊洛將軍——報上怎麼說？」

白素道：「報上說他將會親自率軍去進攻鄰國，看來正是一個瘋子。」

我沒有說什麼，繼續進行我在聽電話前的工作，根本沒有將那個電話放在心上——像這樣的電話，如果我要認真的話，一天有兩百四十小時都不够用。

白素順手拿起報紙來，翻看，忽然道：「通訊說，齊洛將軍最喜歡採用的照片，是丘倫拍攝的，他真的見過他。」

我道：「是，但絕不是在歐洲中部的一個小湖邊。」白素仍在翻看報紙，過了一會，她又道：「原來丘倫在拍攝齊洛將軍的照片時，還曾被保安人員拘捕過。」

我放下了手頭的工作，直了直身子，道：「你老是提丘倫和齊洛將軍，究竟想說明什麼？」白素笑著，道：「我是想說明，丘倫見過齊洛，對齊洛的印象十分深刻，他不應該認錯人

。」

我悶哼了一聲，道：「我是根據事實來判斷。再說，就算他在歐洲中部的一個小湖旁遇到了齊洛將軍，那又怎麼樣？」白素「嗯」地一聲，道：「對，就算是，也沒有什麼特別。」她說著，放開了報紙，不再和我討論這件事。

我在轉頭再開始工作時，看了看案頭日曆，那一天，是三月二十四日。

七

三月二十四日，下午三時，阿拉伯一個小酋長國的石油部長的辦公室中，石油部長阿潘特正在發怒。

阿潘特有著十分英俊的外型，他的正式稱呼，應該是阿潘特王子，或者是阿潘特博士——牛津大學經濟學博士。阿潘特現在的職位是石油部長，未來的職位，肯定是這個小酋長國的元首。

這個小酋長國的土地面積不大，人口也不到一百萬，但是在國際上的地位却十分重要，因為這個小酋長國的所有領土，幾乎全是浮在質量最優的石油上的。小酋長國出產的石油，極其豐盛，是各先進工業國爭相購買的對象。

阿潘特才接見了一個日本代表，那個日本代表，是代表了日本三個大企業機構來晉見他的，開始會談時，氣氛十分好，但是那日本代表，越講越靠近他。由於當時在談論的，是一個雙方都